

一竿江雪一竿春

段邦芹

最近读《李煜词传》，被其《渔父》二首深深吸引。“浪花有意千重雪，桃李无言一队春。一壶酒，一竿纶，世上如侬有几人？”“一棹春风一叶舟，一纶茧缕一轻钩。花满渚，酒满瓯，万顷波中得自由。”词中勾勒的画面鲜活灵动：春江之上雪浪翻涌，岸畔桃李争艳，渔父驾舟持竿，饮美酒、戏碧波，那份潇洒自在仿佛要溢出纸面。

生在帝王之家、长于锦衣玉食中的李煜，为何能将渔父生活刻画得如此真切？原来，这组题画词是对唐人张志和《渔歌子》的传承与回应。张志和那句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鳊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早已为渔父意象注入了高洁的灵魂。古人云“自来高洁之士，每托志渔翁”，但同是寄情渔钓，心境却隔着万水千山。

张志和的垂钓，是取舍后的真逍遥。这位少年得志的才子曾官至从三

品，却在宦海沉浮中窥见无常，三十岁便以“亲丧”为由归隐西塞山，自号“烟波钓徒”。他既是诗人亦是画家，笔下的渔钓图景便自带丹青意趣：苍山、白鹭、桃红、鳊鱼，配上青箬笠、绿蓑衣，色彩明丽却不失恬淡。诗中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从容，不是故作姿态的逃离，而是历经世事对自由与自然的真心皈依。

李煜的垂钓，则是权谋中的假放旷。作为李璟皇子，天生重瞳的他被视为“帝王之相”，遭兄长弘冀猜忌——这位储君已为夺权毒死叔叔景隧，李煜自然成了下一个目标。于是，他借《渔父》高调塑造“无心帝位”的形象：“万顷波中得自由”的呐喊，看似是对渔樵生活的向往，实则是写给兄长的“安全声明”。他笔下的渔父越逍遥，越能消解储君的戒心，这场以诗为媒的“表演”，终究是为了在权力漩涡中全身而退。

从李煜的春江，很容易想到柳宗元永州江面上的那场寒雪。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这首诗里的垂钓，是绝境中的孤绝坚守。彼时柳宗元因“永贞革新”失败被贬，丧亲之痛与政治迫害接踵而至，连容身之处都需僧人接济，母亲亦因水土不服病逝永州。他笔下的“千山万径”早已不是实景，而是理想破灭、人情疏离冰封的内心世界，那渔翁钓的从不是鱼，而是“千万孤独”中的自我坚守——即便天地寂寥，仍要保持不屈的风骨与孤傲的人格。

到了清代王士禛笔下，垂钓又成了得志时的闲致逸歌。“一蓑一笠一扁舟，一丈丝纶一寸钩。一曲高歌一樽酒，一人独钓一江秋。”这位为官四十余载的诗坛泰斗，以九个“一”编织出秋江独钓图，没有挣扎与伪装，只有“独钓一江秋”的豪气与洒脱。此时的垂钓，是功成名就后站在人生高处对

自在心境的享受。

这些文人笔下的渔钓，多是精神世界的投射，却少有人问及渔者本真的生存状态。唯有范仲淹打破了这份诗意滤镜：“江上往来人，但爱鲈鱼美。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。”这位生长在松江畔的文人，亲眼见过渔人为生计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凶险。他的“垂钓”视角从文人的抒情转向民生的悲悯，那份“忧其民”的情怀，让此前所有的寄情之作都显得多了几分象牙塔的轻飘。

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江还是那条江，竿还是那支竿，钓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。张志和钓的是归隐后的恬淡，李煜钓的是权谋中的安全，柳宗元钓的是绝境中的坚守，王士禛钓的是得志后的闲逸，而范仲淹钓的是对苍生的悲悯。一竿钓春秋，一钩藏心事，那些荡在水波上的诗句，终究是诗人心境最真实的倒影。

乐在“骑”中

许政洋

年少时，我便对自行车情有独钟。路上那一串串“丁零零……”的车铃声，在我听来，总是那么亲切、悦耳，撩拨着心底的热爱。

刚参加工作当学徒时，厂子远在郊外，又不通公交车，每天上下班得步行十几里路。一天下来，腰酸腿痛得连门都懒得出。走在路上，有人骑车风一般掠过身旁，我心里别提多羡慕了，我啥时候能有辆自行车呢？

三年学徒期满转正，我的月工资只有28元多。我和10个工友凑了个“摇会”：每月每人拿出10元钱，摇到号的就能一次性拿到100元。我幸运地摇中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托人找自行车票——那时买东西得凭票供应，总算如愿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。

骑上崭新的车，我在大街小巷里畅快穿行，不时摇响车铃，那股神气劲儿、潇洒劲儿，至今想起来还忍不住嘴角上扬。我把这辆车当宝贝似的疼：用画报裹了一层又一层，外面再包上塑料布扎严实，生怕磕掉一点漆。每天骑它上下班，别提多惬意了。

有了自行车，活动范围大了不少，经常骑车去郊外捞鱼摸虾。有一次星期天，我约了两个工友骑车去萧县皇藏峪玩，来回一百四五十里路，回到家时天已黑透。母亲见了我，又心疼又唠叨：“你看你，有了辆自行车就‘洋心’了，就不知道个累！”从那以后，我便与自行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飞鸽、永久、凤凰再到后来的捷安特，市面上常见的品牌自行车，我几乎都骑过。身为“骑车一族”，我心里始终揣着一份自豪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从企业调到政府机关工作，工作性质变了，骑自行车的习惯却没改。每天早晚，投身于上下班的自行车洪流，是我最兴

奋快乐的事。你瞧，千百辆自行车汇集在宽阔的淮海路上，像江河流淌般涌动——早晨向东迎朝阳，傍晚向西追晚霞。一串串清脆的车铃、一声声亲切的招呼、一阵阵爽朗的笑语，交织成一曲美妙动听的时代奏鸣曲。

多年骑车，让我练出了一身好车技。从家到单位路况复杂：上坡下坡、拐弯转角、车拥人挤、红灯绿灯，我凭着技术从容穿梭，从未迟到，也从没因骑车和人起过口角。

骑自行车是有氧运动，既能强身健体、提高免疫力，又能改善心肺功能、放飞心情。在上世纪80年代公共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，骑车能免除等车、挤车之苦，何乐而不为？

双休日我爱骑车闲逛，得益良多。在小巷里发现深藏的历史古迹，听居民聊生活的闲情趣事，领略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日新月异变化……想骑就骑，想停就停，自在极了。

退休以后，我对骑车的兴致丝毫未减，感觉它让生活更充实、更富诗意。秉持“读书是精神的旅行，旅行是身体的阅读”的理念，长途，我随旅行社游遍神州，观山水、赏胜迹；近途，我就约几个挚友结伴骑行、采风，路上我们边骑边聊，不紧不慢。饿了就在草坪上铺开餐布用餐，累了就歇脚休憩，偶尔遇到乡间饭店，便点几个小菜、饮几盅小酒，不亦乐乎。短短几年下来，我骑车游遍了徐州各县（市、区）的几乎所有乡镇，亲眼见证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变化。

如今，工薪阶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电动车，也有不少人早已以车代步了。不过，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”，骑自行车早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爱好的，我会一直做我的自行车骑士，骑行不止，乐在“骑”中！

文字的楼阁

伊梦遥

我用文字为自己搭建一座精神楼阁，并栖身其间，只观时间彼岸文字珍奇，任窗外春秋因循、岁月流转。

文学发展彰显了人类无尽的表达渴望。言志、抒情、摹状，一切尽收眼底、尽纳心底的情与状、物与事，都幻化为美妙的文字，在岁月的悠悠流淌中，绽放着耀眼的人文光芒。

人会死去，或悲戚而终，或心无挂碍。物理意义上的消亡是单向度的，是不可逆的既定事实。挣脱了物理意义死亡之上的文字却永远流转。这是对永恒的向往与实践。

从上古神话的诡谲奇异，到《诗经》的原始抒怀，我们从蒙昧走进现实，不断探索个体与大自然之间最为真实的关系。最初的仰望与崇敬是一种宗教式的膜拜，随着人类对自我和整个世界的深入发现，这种膜拜逐渐转变为探索式的思考。人类在观察与书写中，融入了更多对自我、对现实的认知和张望。

于是，以神秘的不可知论为创作基调的书写被纳入一条新的路径：对现实的聚焦和反思，而非对超越人力范围、人的理解范畴之外、茫茫不可知的宇宙万物不确定性的跪拜式描写。从前的书写是天地为上，个人为下，天地万物超越人类，人类既无法完全透彻把握其间的种种规律与发展态势，只能以一种卑躬屈膝的低矮姿态进行摸索与表述。

从西汉辞赋的华丽浮泛，到两汉乐府的不事雕琢，我们脱去拖沓的外衣，直指文学的内核。文字之美诚然珍贵，如日月星辰，给人以感官的刺激和享受。然则，内容为本，形式只能是点缀。以形式美作为目的本身的文字易卷入虚华的漩涡，看似花团锦簇，却无法激荡起真正的文学波澜，

更无从真切打动人心。只有以内容为中心、匠心独运地构筑出来的美的形式，才会令形式与内容完美融入，美中愈美，真中愈真。单纯为了形式之美，不顾及是否与内容契合，只能徒然披着美丽的形式之外壳，实质空洞苍白，远离原本的文学意图。

时间在远去，书写却从未停歇。魏晋诗歌、唐诗宋词元曲、明清戏曲小说……人们不断开辟出新的文学样式。这些文学样式酝酿并沉淀了最丰富的文学珍奇，建构着人类迥异于其他生物的诗性灵魂。人们从而得以在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中，领悟到生活之外的形而上的精神性启示。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历史里，很多东西沉入时间的支流，渐渐远去、消逝……但也有更多与灵魂伴生的东西，时间的久远只会彰显其自身的美与不朽。我想，文学便是如此，诸多艺术亦然。

文学是理性的，自有其生成因由、叙述框架、逻辑结构。文学更是感性的，撩拨心绪、叩打心灵，撞击灵魂。仿若山河旧梦，仿若铜雀春深，仿若茂陵秋雨，透过文字的直接含义，更见其间道不尽的回忆与感怀，更见超越眼前有限的实景的艺术化境，即意境。意境使文字突破表层叙述，升腾为心灵共鸣的场域。

文学涵括着人们最为复杂却至臻纯美的想象与感念。山长水远，岁月依稀，旧梦难追，我无法令时间为我驻留，便以文字为凭，留下那终将远去的一瞬，如此，瞬间也是恒久；春来秋往，铜雀楼台，春雨潇潇，秋雨绵绵，我无法让四季为我驻留，便以文字为媒，提笔倾注万千思绪于纸端，如此，便能隔着四季，抵达彼时。即便身处寒冬腊月，窗外漫天飞雪，此处自有春天一般的温暖安逸。